

武威張澍介侯編輯

諸葛丞相贊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
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精研大國恨於未夷蜀志

諸葛丞相評

陳壽

諸葛亮之為相也撫百姓示儀規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
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徵而不賞惡無纖而不
敗庶事精鍊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盛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
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可謂議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蜀志

諸葛丞相贊

常據

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以區區之蜀假已廢之命非吞強魏抗衡上國不
亦難乎似宋襄公求霸者乎然亮政修民理威武外振爰迄現禕遵循弗革攝乎大國之間以
弱為強猶可自保姜維才非亮匹志繼洪軌民嫌其勞家國亦喪矣華陽國志

三國名臣贊

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思思文選作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

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夫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侯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期期天選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

六道喪于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雰雰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為時棟晉書文選

諸葛忠武侯贊

習鑿齒

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武侯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漢晉春秋

述佐篇論

澗按吳大鴻臚張儼字子節作默記其述佐篇論諸葛公與司馬宣王曰

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沒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蜀蜀之地踞一州之士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貞

贊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併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

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謝按涼元帝金樓子云

之宗師霸王之賢佐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踰一州之士省任刑法整齊軍伍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河洛飲馬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併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若

此人不忘則雅涼賦矣方之司馬理大優乎引此與原文稍異或曰兵者凶戰器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

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

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

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

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

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

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強弱殊懸而備尤出兵陽平禽夏侯淵圍襄

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將

子通言彼時有徒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子德與操智力多少士卒衆寡用

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

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子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

者為忠武矣兵法

從五國之兵長驅強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必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塞亭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晉書張儼本傳

諸葛公論

袁宏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為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賓出入如賓行者不寇竊莠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安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終國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鬥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鬥也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東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反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

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門也曰亮率萬之衆其所興數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圍園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民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違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蜀志注

又諸葛公論

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每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油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衆留劍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饑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後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

蜀志注

難袁孝尼論

裴松之

澗按蜀志注曰袁子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裴松之難曰

袁孝尼者論甚重諸葛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布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為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盡其用矣猶義不肯本曾謂孔明不若雲長乎

諸葛優劣論

張輔

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

一作或

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

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為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為強大戰

濟西伏屍流血不足為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

泉浦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

登一作

人位在

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眾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

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宏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

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

余以為觀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為伍哉

晉書張輔本傳

澗按此見王隱晉書今晉書本傳不載

將略論

王徽

謝按司馬宣王言諸葛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
吾計中破之必矣王叡論曰

孔明創蜀決沈機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將帥之宏規也太平御覽

側周魯通諸葛論

習鑿齒

客問曰周瑜魯肅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孫策於總角定大計於一面推魏武百
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振天下名馳四海魯肅一見孫權建東帝之略子謂之小人何也
主人曰此乃真所以為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將竭其直忠佐扶帝室尊主寧時遠崇名教若
乃力不能合事與志違躬耕南畝遁跡當年何由盡臣禮於孫氏於漢室未亡之日邪客曰諸
葛武侯翼戴孝德與瑜肅何異而二重諸葛毀瑜肅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
其所為之本跡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龍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忠本之心也今
系德漢高之正胄也信義著於當年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續誰云不可哉太平御覽

諸葛武侯宅銘

習鑿齒

謝按水經注車騎沛國劉季和鎮襄陽命健為季安作宅銘後六十餘年永平習鑿齒
又作銘云

達人作振此頽風雕薄蔚采鳴關唯豐義範蒼生道格時雄自昔爰止於馬盤桓躬耕西畝
永嘯東巒迹逸中林神凝巖端固窺其奧誰測斯歡堂堂偉匠婉翮揚朝傾巖搜寶高羅九霄

慶雲集矣鸞駕亦招

傅子

傅子

徵上傅幹曰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

物理論

楊泉

傅子云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人也治國有分御軍有法積功興業事得其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以鎮之若姜維欲速立其功勇無決也

林意

涼武昭王訓諸子

李嵩

晉涼武昭王李嵩寫諸葛武侯訓誡以勗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數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仕常懼弗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其中矣為國足以治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遇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

晉書

史通

劉知幾

正史篇云蜀老猶存識相亮之多枉又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

文中子

王通

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為諸葛丞相請立廟表

向亮
習隆

澍按襄陽記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亮等共上表云云於是始從之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

水經注
作懷

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

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

水經注
作範

遐邇勳蓋李

水經注
作來

世興

水經注
無此字

王室之不

壞實斯人是賴

水經注
實賴斯人

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

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興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澍按通典云劉禪景耀元年詔為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所居各請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而言事者或以為可立於京師乃從人意皆不納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佐郎向亮等言於禪云云於是從之何承天駁之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蒸故後代遵以元勳配享亮等曾不是式禪又從之蓋非禮也

表諸葛丞相文

李興

澍按蜀記並襄沔記云晉永興中鎮南將軍襄陽郡守劉宏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

閻命太傅掾捷為李興為文曰

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軼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犖解渴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貞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彊者也英哉吾子獨舍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推子入陳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謝按宋李昭記引作則非般模且解之神弩之功曰謂木牛非出於般匠之遺其說是

一何微妙干井齋贊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展茲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比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虛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選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翹翹以髣髴冀景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蜀志注

諸葛忠武侯廟碑

蜀漢之際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跡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

尺土開國於亡命行旅之間天贊一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嘗躬耕
隴畝好為梁甫吟雖經綸之才樂括未用而寒廓之志舉措軌形既先主扶世奠民渴明智用
謀之佐致三顧見咨當代之畧公於是輕重中夏揣摩全吳定王業於胸心決神機於掌握跡
是身為先主所起計為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執事彝險平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峨
之地為已封梁益之人為已蓄曹操不敢以兵彊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闔妄動彼相之力焉屬
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歿遺詔邦家之事大錄於公勅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為臣行令如
君其名近嫌也位為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一本下有昔周公賦鴟鴞之詩成王啟金縢之
誥此雖小大有異付託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苟非誠信結於人格於神移於物
則莫能至是公復總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禽孟獲而不殺
志在綏戎狄矣兩拔祁山而不賀志在吞河洛矣伐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制陳圖兵法
敵國之軍可翫矣故得三關不封二邦喪氣大勳未集行師而殞戎狄野祀一作氓庶野祭遺
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為公使而平沃土饒
富其利不為公使而薄甲兵士卒其眾不為公死而滅府藏穀帛其富不為公死而貧及鄧艾
揚聲於前鍾會攝跡於後滅蜀三十萬戶如撓羊羣劉禪竟不免面縛墨門身為降王一作虜天
與人事與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隱若一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
北向爭衡司馬懿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國非曹氏一作所有也舉其大略真命世之雄未可

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詣不逮前賢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為天不假年忠盡一作忠莫就

生居於得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王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繇此

道故一作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於數澤其可得邪公使之日遺令并漢臣定軍山前祭法曰法

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令官書廟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壯

一作壯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為雲為雨是謂存與没人皆福科生死古今一矣一作死

而不朽反貴於生銘曰漢室之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突兀卧

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略地氣蓋全吳胸吞大

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氣一作器既得武侯髡虺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

本去矣不亡一作降得乎荒墳四積拱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繫樵蘇人生異代仰止山隅古文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載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行之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乎荒外道化行於域中誰謂

阻深殷為強國誰謂蓬脆厲為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政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啟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徙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豈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畧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與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贖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而上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非運籌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系德知人之明者倚杖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非以排羣議而文字虫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寇亂餘烈罷氓未息汙俗未清輟我股肱為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薄暢仁風閭閻潏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木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謬以庸薄獲參管記陪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像以赫厥靈雖歲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表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况如仁之嘆終占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

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昔在先王思啟疆宇擾擾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士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肝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異代而生異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天遏吁嗟嚴立威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剪伐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固結古柏森森遺廟沉沉不殄禋祀以迄於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漱玉壘峻峯入海際天如公德音元和二年歲次己丑二月二十九日建

唐文粹

樹按此碑文苑英華唐文粹兩書均載今取互校字句多異如舊史英華作漢史聲震英華作威震倚杖曰英華杖作仗曰作如同塵英華作同法尚父作周英華作佐周吁嗟嚴立英華作平立誰謂遂脆文粹作誰為虛死徒而無怨文粹作死徒據武功文粹作據武功而上下無異詞文粹無而字師表一城文粹作師長終古不絕文粹作不絕鋪敦文粹作鋪敦標題祠堂碑下兩本皆有銘字故州平心與兩本故皆作荆震疊兩本疊皆作懾為久駐之計兩本為皆作謀寇亂餘烈兩本烈皆作孽如仁之歎兩本仁皆作在文未云爾下兩本皆有銘曰二字奇謀下兩本皆有奮發二字美字夫過兩本美志皆作美智若有照臨兩本昭作照如公德音兩本如皆作知又四川通志載此文復有奸異元直神文

作昭烈神交元德知人之明元德信昭烈願奮短非作短袖又碑文乃詔詔相國多一詔字志
字志願未果誤書曰曰旁注志願二字皆傳寫之誤也又案碑前結銜云節度作書記侍
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裴度撰又一行云營田副使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侍
御史賜紫金魚袋柳公綽書末云元和二年歲次己丑二月二十九日建考元衡以宰相
出鎮西川裴柳皆為幕僚元衡傳所云開府極一時選是也又柳公綽傳武元衡節度俱
為判官尤相引重今案裴公時為節度掌書記公綽以營田副使兼成都少尹非判官持
同在帥府耳又裴公銜云侍御史質之本傳遷監察御史論權梗切出為河南功曹參軍
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書府記碑作於此時據憲宗紀元和二年十月丁卯以門下侍
郎平章事武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仍封
臨淮郡公事與碑合文粹作三年者誤

刻裴晉公武侯碑陰

孫樵

亦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不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然之艱乎
為力哉是以四稱武一作國稱用武一作國岐雍閒地不人閤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
靡籌其不可邪蓋激備隆中天下有託一作以天下託一作以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乎將驅馳死備志邪
繇是嘉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枝者
是亦善為兵矣史壽以為短於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圍之

不暇鍾鄧寧能越巖縣兵決勝指取邪是并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
明白一有矣字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
不疑黷何其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
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夷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文苑英華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灰武侯命世實念大極魏姦吳輕未獲心營晉宇南陽
堅卧待主三顧頓吮羣雄粗定必也慧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系黃再得雲雨
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百萬里張為龍形外欲首吞威錫
尾東河洛翼乎中夏飛於天衢然後魚驅白吳東入晏侍大勲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妄炳在
日月烈氣不散長為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己付託工雖狹國以勤儉
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彊魏武既沒晉宣非敵而戎車薦駕不復中原或曰餽糧不繼則斬將覆
軍無虛舉矣或曰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算矣嘗試念之頗頤其原夫民視德以為歸撫
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乎無罪王莽乃欲憑威寵造
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
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論之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主之命告
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聽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偏從